

文白降龍

中華書局印行





A541 212 0020 8545B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取名爲小小說，凡是已通文字的人，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所以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都很適宜。

一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並且，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其可以助人興味。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不過，在故事的本身上，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本書對於這種材料，一概刪去；在文字上，或者有原文太深，和鄙俗不堪的，本書便重加改作，使讀者既容易領悟，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只取應敍的事實，其餘繁文枝節，完全刪去；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目的是要使閱讀時，容易醒目。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對沒有字迹模糊，損傷目力的弊病；小本精裝，攜帶也很便利。

文白降龍

話說杭州城外有一箇西湖。三面環山。湖中隔一道長隄。分爲裏外兩湖。風景天然。平日游人已是不少。到了春光明媚。天氣清和的時候。游人更多。一日有一箇姓文名白號素臣的。想起西湖。忽動游興。隨帶身邊使用的一箇小童。名叫奚囊。向湖邊昭慶寺尋了下處。安頓了行李。暫宿一宵。次日起來早膳過。吩咐

奚囊鎖了房門。出了寺門。到斷橋邊。四面一望。只見青山綠水。游人如織。花香陣陣。從湖邊撲來。頓覺游興勃然。一徑往六橋走去。一路高瞻遠盼。領畧湖山真景。正走之時。遠向湖中望去。只見一隻大船。打著撫院旗號。有一箇白鬚老者。同一箇和尚。在艙內坐談。卻也不在意中。遂丟過一邊。那知走不多路。陡然黑雲四起。雷電交作。大雨如傾盆。直倒下來。急折轉身。只見游人仕女。都紛紛亂跑。有許多人擠在一箇

小亭內暫避。素臣亦把奚囊推入。自己因亭內多半女人不便擠入。卻背著亭子站在階前石上略停片刻。忽然身邊走過一人。說道：家爺請相公上船一會。素臣道：你老爺是誰？因何請我？船在何處？這樣大雨如何去法？那人用手指道：那一株大楊樹下不是家爺的船嗎？相公上船便知。小的現拿雨具。不多幾步就到船上。雨大得狠。休要耽擱了。

素臣此時已被暴風冷雨弄得渾身抖戰。巴不得有

躲避去處。遂不暇細問。急急穿換了。搶至船邊。跨上船去。那家人把奚囊駝在背上。雨傘遮著。隨後下船。船中老者姓朱。號澹然。因探親來到杭州。偶爾游湖。聽家人們說。岸上有位相公被雨。因恐擠了女人。不進亭中。許久立在雨內。渾身透濕。故特叫家人請素臣上船避雨。素臣上船後。彼此通問姓名。始知本是世交。座中有一箇和尚。法號和光。澹然指給素臣見過。分賓主。大家就坐。把酒敍談。和光見天色已晚。起

身告辭。上岸去了。澹然卽喚小童傳話後艙。令婢女素娥。伏侍他的兩箇女兒。大女名叫鸞吹。小女名叫金羽。出來與素臣相見。正在敍談之時。忽見小童驚慌進內喊道。老爺不好了。文相公快出來看罷。

船上諸人喧鬧起來。登時聲如鼎沸。但聽得說潮來了。潮來了。陡覺天色昏黑。四面山容全然隱滅。那湖中水勢掀播。直欲接天。雨更傾盆如注。船身蕩搖不定。本來傍岸而泊。此時已不知那是蘇隄。那是白隄。

一片汪洋。無邊無際。滿船啼哭。澹然不知所爲。素臣暗忖。西湖那得有潮。此必非常變異。也覺著慌。顧不得船中人。急走出艙。跳上船頭。卻不料浪捲舟輕。宛在虛空拋擲。方欲站住腳跟。身子一歪。斜撲湖中。一陣浪花將他身子一捲。竟如旋風作勢。愈轉愈緊。霎時間已深入湖底。無奈西湖荇藻交橫。下面泥極鬆浮。根葉蕩漾。手足無可支搭。心知空明處。乃是水底。不敢向下鑽去。但從黑層層處。用力冒將起來。纔得

透頂。又是浪頭兜蓋身子一滾。重新墜下數尺。如是者十餘次。力竭體重。漸漸掙扎不來。忽見水面浮出一物。首大如牛。渾身碧瑩瑩的毛。長有尺許。身子笨重。在那裏淌來淌去。素臣想著。這不是水牛。湖中又無猪婆龍。不知是何怪物。竭力冒出來。卻好有一根船腔木。浮到面前。素臣抱住。浮近那怪身旁。仔細看那怪時。兩角矗起。有二尺來長。昂起頭來。只管噴水。素臣怒甚。縱身爬在那怪背上。在他腰間用力一夾。

怪竟大吼回頭。見背上有人。將身子亂聳。那知素臣
不跌下來。因復儘力一夾。乘勢又把他頸骨一拗。怪
已騰踔起來。望前直浮。素臣被他顛落。卻不料那根
尾巴。已爲素臣扭斷。落在船腔之上。水勢更大。怪已
不見。

素臣涸行半里。方始近岸。此時驚魂略定。遂在隄上
立住。那水猶沒膝數寸。雨不住點。裏湖水勢奔迅衝
突。直注外湖。澎湃之聲。充塞於耳。雷霆霹靂。駭怪萬

狀。目眩神搖。較方纔出沒水中。又換一番景象。遠數南北山頭。自天竺雲林棲霞至葛嶺一帶。白雲滃然游漾不定。恰似雨中景致。惟大佛頭寶石塔頂迤邐至昭慶後山。天慘地昏。峰巒暗黝。一派模糊。不可辨識。俯視倒影。但覺黑雲萬道。自山罅噴激而出。層疊不窮。山腳石壁間。奔泉突瀉。白如練布。直灌裏湖。素臣看清水源。心知此水非關湖決。既在此山。又非江流灌入。其爲山中發蛟無疑。此時水勢浩蕩。雨更大。

注。素臣禿頭危立。無可躲避。一路尋思。將擇沿隄人家。暫爲避止。只見孤山一帶。頽垣沒水。板扉竹片。蕩漾中流。山均坦處。有人避水。圍坐路隅。或三五人。或六七人。隱隱聽得兒啼女哭之聲。甚是悲涼。再向外湖一望。洪流滾滾。自六橋直至南屏。葑田萬頃。頓失所在。那湖心亭子四隅。均被漲沒。但見翼然浮於水面。滿湖不見一船。看到近隄一帶。忽有畫舫。底已朝天。艙門窗櫺。零落漂流。不知是誰家游船。陡遭此險。

猛然想到方纔落水。未公坐船。正泊此處。何以不見蹤影。莫非卽是此船。滿船之人。已與波臣爲伍麼。且待水退。探訪音耗。再作區處。我且沿隄而行。回昭慶寺寓處。主意已定。轉身尋路。幸隄上偏栽楊柳。水浸數尺。未經漂拔。依樹而行。就淺就深。不覺已到斷橋。上了橋面。暫且歇息。

此時素臣頭巾早已脫去。髻散髮披。又兼大雨冲刷。竟如海鬼一般。腳下踏的靴子。亦不知褪在何處。驪

被水浸。漲緊如桶。一路水深沒膝。看不見地下草石。
走不半里。轍底洞穿。腳趾已爲草根截傷。覺得有些
痛楚。無奈進退無路。只得忍痛再走。那知站起身來。
眼光到處。北山雲勢黑陣陣。直擁而上。雨點愈密。一
股腥風。裹緊雲頭。東穿西撲。隱隱望見鱗爪飛舞。心
疑莫非真有神龍取水。你看湖光山色。霎時間變成
汪洋大海。此龍神力亦不爲小。但湖上居民方春耕
種。突然遭此巨災。淹沒田廬。溺斃人畜。不可算計。龍

如有靈。何至害人若是。想來並非神龍。乃是山中蟻
蛟。應時而出。昔周處斬蛟。爲民除害。遂以成名。可見
伐蛟。本是地方官府之責。現在官府吃饭不管事。使
孽龍潛伏山中。釀爲民害。平時不能斬除。今龍已啟
蟄。興雲作雨。諒不可制。但如此作怪。所過地方。不知
又傷幾多生命。誠无妄之災也。

素臣正在胡想。雲勢越滾越近。看那龍時。蜿蜒夭矯。
全身都現。忽然張牙舞爪。直奔素臣頭上。卻被腥氣

一撲。幾乎跌倒。素臣昂頭逼視。剛剛離著丈許。心念
龍如伸爪下來。豈不被其攬去。卽不被攬。估量風捲
雲馳。也應攬向空中。不知此身墜落何處。想著和他
狠鬪一番。我非周處。如何鬪得過他。然斬蛟非史傳
虛言。安知無人能繼其後。

素臣剛發癡想。那知龍自裏湖山中出來。奔入外湖。
偏偏隔著長隄。雨勢過重。升騰不上。恰好隄上有十
數株古柳。根圍丈許。約是百餘年物。那龍乘勢過來。

鑽入樹隙。搖頭擺尾。身子竟爲拴住。再也不能衝出。
素臣認得龍入柳林。愈加著急。又見雲氣黑如濃墨。
越圍越緊。把一帶湖隄遮得不見。天色如在黑夜一
般。卻喜龍身笨滯。除頭尾在兩邊掉弄。桶粗似的軀
體。兀自不能動彈。渾身鱗甲。時作翕張。素臣頓悔落
水之後。未將衣袖捻牢。把數百枝藥箭。拋入湖中。假
如有此利器。望那鱗縫中發去。充其力量。可入數寸。
使之滿身芒刺。著藥便爛。雖不能登時剝卻。任他負

痛而逃也。終創潰而死。此時隻手空拳。如何抵擋。但我幸保餘生。或者仗著天生神力。乘他困於林木。徒手搏擊。批得一鱗。寃得一尾。也強如爲龍風攝去。因將身上浸透衣服撩起。緊纏胸背間。解下裏衣上的絲帶。束縛停當。聳身一躍。揀那最高的柳樹。扳定一枝。騰過那邊。踏在極杖之上。龍尾向著裏湖。龍頭望著外湖。緊對南屏。知是越鳳凰山。踏錢塘江出海的。素臣看得明白。料他勢窮力竭。一時不得騰外。就由

這樹跨到那樹貼近龍身。伸足過去。不意周身涎沫。
滑不可立。險些顛擲。幸爲柳枝格住。因復蹲於樹杈。
順手折斷柳條。捋盡萌芽。漸漸盈把。都有七八寸長。
定了一會心。運出渾身氣力。送到右手指頭。用放竹
箭的法子。一連放出二三十根。卻都鑽入龍鱗翕處。
細看龍頭。昂藏自若。但背鬣簇聳。似亦微覺痛楚。因
把所折柳枝。儘力放完。那龍已不自在起來。頻頻掉
尾。傍著的樹也。就震撼不定。最後龍頭猛轉過來。繞

著一樹直望素臣。兩顆龍睛。巨如栲栳。睜睜有光。口若箕張。腥涎噴溢。額下鬚粗如綆。連著腮際硬鱗。刀斧也不能入。兩箇鈎牙外露。磨擊作響。大有吞噉之狀。素臣駭極。急拗柳枝。如前射去。直貫左目。那龍忍痛不動。素臣將柳枝捏住。狠力一拔。一箇龍睛。囫圞出來。復把一枝柳條。望右目戳去。如前力拔。又是一箇眼珠。貫柳枝而出。那龍負痛回頭。復又豁過尾來。旁邊有一小柳樹。砉然一聲。折作兩段。那尾已捎到

素臣所蹲的樹上。素臣舉手迎著鈎起十指攀將過來。貼胸抱住。隨後伸起右手。將他尾上鱗甲儘力剝去。纔揭落四五片。覺得腥涎滑膩。手力鬆軟。龍已從頭上倒運氣力。注於尾尖。猛想掙脫。素臣看他渾身一節一節的彎曲。知是運著全力。也緊緊迎住不放。那知龍用力太足。狠命掙拔。被素臣順勢一拗。尾上骨節居然脫筭。抱持之間。頓覺癱軟。不似方纔那硬挺挺的光景。此時龍怒吼發狂。張口礪齒。黑氣直噴。

前後四箇長爪。亂舞亂動起來。十幾棵柳樹。宛如湖灘上枯蘆。隨風擺弄。東倒西歪。素臣幾乎跌將下來。暗忖龍尾已經拗斷。龍睛也已戳瞎。料也不能飛騰。但困獸狠鬪。終非人力所能抵擋。看他使起性來。如此播蕩利害萬分。倘拔木而起。連我的性命也不可知。正在無計。果然震天價一響。眼前霎時昏黑。頭眩神搖。不能自主。耳中只聽得簌簌淅淅。滾滾汨汨。風聲雨聲。并湖中急流。隄上漲盛。一片水聲。不知身落。

何處。約有數分時。心纔略定。張目一看。誰知所蹲的柳樹。早已撲落湖中。兩旁大小共有十五六棵。橫七豎八。堵塞隄上。那龍已不知去向。仰視天空。黑處已漸漸淡薄。雨勢也收過大半。斷橋石級。止剩一二層。浸沒水中。隄上高處。露出中間石板。估量水已大退。轉身看到自己。卻離那株撲水的柳樹。有一箭路光景。記得遇著孽龍之前。已是過橋。如今偏在橋西。又枕著一塊小小碑石而臥。這也奇極。莫非龍去時攝

我到此。或者。是柳樹撲湖中。我的身體隨之落水。迷茫中有人指引而來。素臣立起身來。看此碑石。兀是打斷在地。水痕初落。恰好現出字跡。上面寫道葛嶺進路四字。迎面峯頭峭起。破磴盤雲。好鳥穿林。山花欲活。確是雨後新霽光景。卻也無心觀玩。因在柳樹上放了百餘枝柳條箭。拿抱龍尾。覺得渾身吃力。剛纔昏沉沉。又是有人將他自半空擲下。微覺胸背肘腕等處。筋節有些痠痛。不耐走動。就在碑邊掇了一

塊大石。背山面水的坐著歇息。只聽見橋那邊人聲嘈雜。你一句我一句。驚喜駭怪。亂嚷了一會。只是聽不清楚。

少頃有人說說笑笑。走下橋來。卻是兩箇老者。一箇後生。一眼看見素臣。三人齊聲說道。咦。這箇時候。還有人端坐在這裏。除了是淹不死的烏龜。你是何人。素臣立起身來道。列位休得取笑。我是游湖覆舟。落水後游過這邊來的。因有同舟親友。生死未卜。故在

此打聽。列位從那邊來。曾聽見今日湖中遇救者。有甚麼人。那後生道。這又奇了。今日裏湖外湖。翻掉的船隻。不知多少。須待晚來錢塘門湧金門船埠。查點回船的時候。纔有數哩。若是救起的人。更難打聽。我們從松木場到天竺去的。因曉得湖裏大水。耽擱半日。走過昭慶寺山門外。不料一座涼亭。被風吹倒。壓死了幾箇人。寺中正亂著哩。二伯伯你聽那茶店中說的是城裏斬家祖墳裏出了蛟。一箇老者道出蛟。

是不奇的。記得他家葬墳請偏有名風水說這穴是真龍潛伏。只怕被文曲星破掉。如今不知是不是。你這位先生口音是下路。幾時到我們杭州的方纔說同舟被溺的人。不知生死。倒要請教明白。素臣走先前來。深深一揖道。小生文白。吳江人氏。因路過貴處。在湖上小住。借寓昭慶寺。今早帶一家童。沿隄游覽。不期遇得世交故人。招小生登舟。敍談許久。突遭此災。小生落水。略諳水性。浮到隄邊逃生。那知在柳樹

林中遇見真龍出現。纔把我攝到此處。因見他們所坐的船。底已朝天。諒都落水。惟未得確耗。所以在這裏發愁。老者道。船底朝天。多分是覆溺的了。你纔說遇見真龍。莫非應了茶店中人的話。文曲星破掉了真龍了麼。素臣道。此話乃是謠言。那裏真有此事。列位莫要信他。老者道。未識貴世交姓名籍貫。是何等樣人。素臣答道。是江西人。姓朱。舟中帶著他兩位小姐家人。小舟并丫鬟。共是六人。小生落水時。船卻未

覆。不知何時被溺。老者沉吟半響。那後生插嘴道。是了。剛纔有昭慶寺的香火說。發水時。他在隄上。見湖中漂來一人。他就拾著一根竹竿。將那人衣服撩住。拉到隄邊。又叫兩箇人相幫。始得撈起。豈知那人身底下又是一人。牽連起來。竟救了兩箇。都是白鬚白髮的老頭兒。問他來歷。說出姓朱。原來是主僕。你道因何牽連。也是忠義之氣感動神明。故能死裏逃生的。他主人落水。老僕趕忙跳下。鑽入主人身底。

要想馱他起來。所以一箇在上。一箇在下。豈不是義僕哩。後來問他住在何處。他說還有家眷。同時被溺。要在湖上覓一下處。倘被人救起。就此尋覓。否則打撈尸首。也是要緊。不知何人哄傳到城中。卽有縣裏差役出來。把未老爺接進城去了。還留了兩箇差役。探訪家眷哩。我在茶店聽得明白。不知是這位的世交麼。素臣狂喜道。據你說來。一些不錯。後生道。這那有錯的。說罷。三人一齊舉步。道聲失陪。彼此拱手而

別。素臣也不回答。看著他們走去。此時雨點已住。水又連退尺許。一帶長隄全然露現。忙立起來。走了四五十步。忽聽見有人哭聲。撥開蘆葦。那知就是鸞吹小姐。因卽同了鸞吹。回到昭慶寺。豈知素娥也被昭慶寺的人救起。除了金羽小姐一人。不知下落。餘人都被救起。真可謂萬幸的了。

(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8545B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九月七版

(小) 小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
中華棋盤街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中華棋盤街書局

44058
標商冊註



1663915